

空中网
kong.net

新小说吧
www.xs8.com

笑人心计



从公主到阶下囚的路不长，只一夜，但是从阶下囚走回去的路，她用尽了一生筹谋。
年度最虐情、最不具有侥幸、最步步惊心、最美人之争

夏阳白◎著

胭脂新

天津人民出版社



空中网
kong.net

新小说吧
www.xs88.com

胭脂红

天津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胭脂斩/夏阳白著. —天津: 天津人民出版社,

2010.9

(美人计)

ISBN 978-7-201-06663-9

I. ①胭… II. ①夏…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0) 第141023号

天津人民出版社出版

(天津市西康路35号 邮政编码: 300051)

邮购部电话: (022) 23332469

网址: <http://www.tjrmcbs.com.cn>

电子邮箱: tjrmcbs@126.com

北京楠萍印刷有限公司 新华书店经销

2010年9月第1版 2010年9月第1次印刷

880×1230毫米 32开本 7.5印张

字数: 210千字 定价: 23.80元



目录

楔子：1

第一章 乌衣巷里：10

第二章 飞上枝头：17

第三章 施毒报复：22

第四章 破茧成虫：31

第五章 谁是奸细：43

第六章 随军入城：52

第七章 贴身侍婢：61

第八章 咸鱼翻身：69

第九章 梧城历劫：77

第十章 苟且生活：89

第十一章 铜钱公子：95

第十二章 试探受辱：105

第十三章 鸳鸯共浴：115



目录

第十四章	归途风波	124
第十五章	另类王爷	134
第十六章	和亲公主	140
第十七章	亭子遇鬼	152
第十八章	公主生病	162
第十九章	又惹争端	168
第二十章	宫中渔翁	180
第二十一章	密信风波	193
第二十二章	梧城情事	204
第二十三章	凤凰涅槃	215
第二十四章	了断恩怨	223
尾声		230



天气异样闷热，空中阴云涌动，在一片明显经过两军对垒的战场上，出现了一个格格不入的场景：一项诡异的大红轿，四个没有表情、木讷、死气沉沉的轿夫，轿的两边是没有一丝笑容的送亲女官和喜娘，轿子后还有几辆马车，马车里隐隐传来女子的哭声。看样子，这是一个送亲队伍，然而，这一切看上去一点喜庆的氛围都没有。

坐在轿子里的苏七七没有感到闷热，也没有听到什么哭声，更加没有感觉到周围的异样，她正沉浸在自己的喜悦中。谁有这样的好运？昨天还是乌衣巷里最低贱的穷丫头，今天已经是大岐国最高贵的天雪公主了。一夕之间，麻雀变了凤凰，还可以嫁给临国大周的三皇子帛瑗为妃，从今往后，自己青云直上，将会成为这天下最高贵的女人之一。

想到这里，七七喜悦地咬了下嘴唇，眼波流过火红的嫁衣。但是，一想起临上花轿前的不妥之处，她明媚的心情还是掠过了一抹阴霾：上轿前，七七没见着自己的父皇，以及那个看似疼爱自己的皇后姨母，只是在宫门口前象征性地向着父皇的永安宫行了个大礼。刚行完礼，她便被人拥上了轿，整个过程倒像是绑架。

如此一想，她有些不放心地伸手按了按手腕上那串胭脂红的手串，又摸了摸衣袖里掖着的玉牌及装了毒蜘蛛的小布袋子。

坐在轿子里已经很长时辰了，七七将疑问扔到了一边，小心地掀起轿帘。此时，花轿正走在一条崎岖的山路上，七七心下好奇，为何没人来接新娘呢？正想着，跟在轿旁的送亲女官李尚仪拿眼瞪她一眼道：“公主是尊贵的人，怎么可以这么随意让外人目睹你的尊容！”

七七忙放下了帘子，心里却不以为意地想：当初在乌衣巷的时候见过我尊容的多了，难道让那些见过本姑娘尊容的人都自杀谢罪？

轿子一直那么走着，天空更阴沉，约是到了傍晚，昏昏沉沉的七七方才听见李尚仪道：“公主请落轿！”

七七一听终于到了，欣喜一笑，对未来的夫婿很是好奇，克制住内心的好奇，轻轻挑开珠帘。她轻轻款款地起身，在宫女的搀扶下弯腰低首下轿，下轿时，她抚了抚朱锦罗裙，小心翼翼地落在地面上。刚一下轿，她顿时愣住了：只见婚轿停在一个山坳里，山坳里满是身着大周兵服的士兵，他们持刀枪站在两边的山坳上严阵以待，明晃晃的刀枪即便在阴云密布的傍晚，也显得有些扎眼。

七七不安地看向山坳上的两排士兵，他们的目光不像在迎接新娘子，倒像在观看什么礼仪。七七怔住了，就算成亲匆忙，可是毕竟是两国皇储和亲，这些士兵怎可用这样的眼神看她，毫无尊重。她举目四望，只见落轿的前方，依旧是弯弯曲曲的山路，通向一个未知的地方，两旁未见一丝红色，自己身上穿的那身红嫁衣在这充满血腥味和汗臭味的土黄色山坳中，有说不出的怪异，甚至有点不伦不类的。

她惊讶地回头，正欲开口质问，迎面走来了几个男人。那李尚仪忙上前对为首的人一鞠躬，用七七从未见过的嘴脸讨好地道：

“王将军，天雪公主已送到！”

那王将军看了七七一眼，冷冷吩咐：“来人，带走！”

七七还没明白过来，就被两个孔武有力的士兵架了起来，丢在一辆双辕车上。七七惊恐地回望了一眼李尚仪，她却低着头不敢与之对视。七七暗想，莫非大周皇室娶亲的风俗是这样的？

双辕车在不平的山坳里行走，颠簸得极厉害，几次差点将七七从车上颠下来，七七也顾不得新娘子的矜持，忙伸手抓住车把。七七暗想，幸亏自己从小生在陋巷，吃过很多苦，若真的是生在皇宫里的公主，只这一遭便过不去。一念还未转完，她已经被一个士兵从车上拎下来，丢在了一个帐篷前。七七怒视了他一眼，正想开口，却被那人一把推进了帐篷。

七七穿着一身繁复的衣裳，站立不稳，扑倒在地。就在这时，一个慵懒不屑的声音传来：“看样子你还有些迫不及待呀！”

七七费力地从地上爬起来，借着烛光看去，只见宽大的书案后坐着一个高大男子，那男子长得倒是极俊，只是目光很邪肆，看她

的目光非常不善。

七七只顾着打量他，但见他眼若辰星，鼻梁如刀，唇角若有似无张扬着，无一处不让人心动，倒是，倒是和她的公主妹妹很相配呢。

想到这样的男子已是自己的夫君，七七颇为激动。自己从小流落民间，处处不如自家妹子，如今能有此遭际，倒也不枉之前受了那么多苦。就在这时，面前的男人开口了，声音冰冷散漫：“你看够了没有？人说天雪公主除了生得天上有地下无之外，更加温婉动人，没想到竟一丝礼数都没有。真是言过其实了！”

七七有些委屈，顶替妹妹天雪公主出嫁前，她也受过一系列礼仪训导，不料还是被他一眼看穿了。

男子厌恶的目光游走在七七脸上，眉头也紧紧皱起，他突然伸手捏住了她的下巴，手紧得仿佛要把她撕成碎片，而他冷冷的声音更是让人心寒不已：“不过仔细一看，你轻浮、浅薄，不过尔尔。无趣啊无趣。”

七七闻言，只觉又羞又恼，这人虽贵为大周三皇子，可是言语轻薄，不知礼数，看着也不过尔尔，她正要开口反驳，三皇子已然挥手：“来人，将天雪公主给劳苦功高的尹大将军送去！”

七七一惊，自己是被送来与三皇子和亲的，怎么这三皇子把自己送给什么尹大将军？

七七还没明白过来，那王将军带着几个如狼似虎的士兵将她拖了下去，苏七七手脚并用也没挣开那几个膀粗腰圆的士兵。挣扎间，她已被丢进了另一个帐篷！

“疼……好疼啊！”七七从地上刚抬起半身，便发现腰部像是要断裂般的疼痛。

王将军与几个士兵扔下七七跪下行礼道：“大将军，天雪公主送到！”

七七只听一人慵懒地道：“人人都知道大岐国的天雪公主生得天上有地下无，你家三皇子可真是大方呀！”

王将军朗声道：“三皇子有吩咐，大将军是此次南下的功臣，自该拔这头筹！”

七七怎么听怎么别扭，自己怎么就像那百花楼里的花魁娘子，谁出价高，就拔头筹，只是到这大周国换成了谁战功高，就拔头筹了。

那尹大将军依旧懒懒地道：“既然是三皇子的心意，本帅也就收下了！”

王将军大约没料到对方这么不客气，语气顿一下才道：“那末将等告辞，大将军请好好享用！”

说完行了礼带着几个拖七七的士兵退了下去。七七咬着牙忍着身体的难受，抬眼往朝她走来的男人脸上看去，刚抬头就看到了一双有些熟悉的清冽眸子，那双眼睛幽邃如星空，但是又带着一抹狠厉，仿若野兽。他的脸倒生得不错，鼻梁挺直，眉形如剑，斜入双鬓，水色薄唇，甚至比三皇子生得还好一些。

男人伸手抬起七七的脸端详了一番忽地笑了，那笑即使在酷暑也让人感觉到凉意，七七被笑得起了一身鸡皮疙瘩，男人却平白多了几分邪魅和阴戾，冷声道：“把衣服脱了，让爷瞧瞧身子有没有脸那么经看！”

“啊！”七七被他的话吓得大叫出声，她双手撑地想起身，可是她全身无力，身体撑了一半便又趴在了地上。七七顾不得手脚的疼痛，反是一伸手抓紧衣服。那个男人的脸立刻寒了下来，一伸手将七七扯了起来，七七松了一只抓衣服的手，猛地抓向男人脸，男人没料到苏七七这么野性，脸上先是一阵冰凉，然后就火辣辣地刺痛起来，男人冷笑了一下道：“有两分野性，还有多少本事，使出来让爷长长见识！”说完将七七提起来扔到了帐篷中那张行军床上。

七七与乌衣巷男孩子打架，从来就以出手快动作狠占上风，自然没将男人放在眼里。她先是一抬脚踢向男人的腰。那男人略一愣，一伸手就抓住了七七踢过来的脚，七七毫不示弱地飞起另一只脚踢向男人的胸口，那男人眼疾手快地又抓住了，两手一用力把七七的双腿分开。七七才发现这个男人的力气绝非巷里那些儿时伙伴的力气可比的。

七七没反抗还好，一反抗反而增加了男人的兽性，男人一伸手将七七的一条腿缚到行军床一边。七七一下撑着身子坐了起来，



挥起手又向男人抓了过去。男人一抬手挥开七七的手，将没缚的那条腿猛地一扯，缚到了另一边，几乎成了一个“一”字。七七知道这姿势不雅，又伸手来抓男人，男人却抓住七七的手，将七七的身体绷直了，然后再将七七的双手缚到床头。七七才生了怕意，大叫道：“我是大岐国的公主，你想干什么？”

男人听了，撇了一下嘴用手指轻佻地按在七七的嘴唇上道：“知道你是大岐国最高贵的公主，飞扬跋扈、不可一世，大岐国的国宝！”

七七一看大岐公主不能震慑住男人，又冷然道：“我是你们三皇子的未婚妻……”

那男人一听冷笑着伸手扯开七七的衣物，“啧啧”两声道：“成亲？好呀，等你侍候好爷，爷就送你去跟那个三皇子成亲好了！”

七七身体一凉，下意识地想缩紧完全暴露的身体，但是手脚被紧缚着，七七使劲地挣扎，不但没挣开，那绳索反是陷进了肉里。

七七一脸苍白，警惕地看着他，她来不及反抗，他高大健壮的身体已然欺了上来。

他的唇封住了她的唇，夺去了她的呼吸。他的吻里找不着一丝温情，就像要将人吃下似的，带着强势的噬咬，完全是以一种惩罚报复的姿态在吻她，丝毫没有尊重的味道。

那一霎，七七的脑中一片空白，随即便是反抗，伸出手对他厮打，狠咬了一口他的下唇，以为他会因疼痛而就此放弃。但她错了，那男人在尝到了口中的血腥味道后，更凶猛地掠夺她的红唇，他粗鲁地将她的双臂束在她的头顶，动作野蛮地撕裂了她的外衣，顿时，她那件艳丽的肚兜完全显露在他的眼前。

七七羞得无地自容，脑里仅剩的一丝理智又让她叫了一声：“住手！”男人残酷地笑着，他审视着那件艳丽的肚兜以及裸露在肚兜之外粉白嫩滑的肌肤，欲火骤然升起，冷噙着笑意动作起来。

良久，男人懒懒地从她身上起来，毫不留恋地起身便走。七七强忍着身体的剧痛，一声不吭地别过头流泪。她不知道这里面哪里出

了问题，为什么堂堂一国公主出嫁，竟会遇到这样的奇耻大辱！她只觉万念俱灰，又隐隐觉得自己陷入了一个巨大的陷阱中，那种不安和心酸让她浑身动弹不得。

这时，那个奸污她的男人却沐浴更衣打扮得仪表堂堂地走到苏七七面前道：“天雪小可人儿，给你三条路走，你可以选！”

苏七七麻木地看着男人，男人兴致勃勃地俯下身抚摸着七七的脸，七七又闻到那股子好闻的檀香味道。男人极是温柔地道：“第一条路，做爷的女奴，爷什么时候想玩就玩，不过记着要多些花样取悦爷，别让爷玩腻了，玩腻了，爷就把你送到窑子里去做那种下等妓女；第二条就是到军中的红帐，慰劳爷那些常年征战，攻打你大岐国辛苦了的弟兄，爷带来的军队不多，也就二十来万人马吧，也许你更喜欢。”男人说着用手指慢慢地擦着七七嘴角有些干涸的血迹，七七身上没有一般皇室女子过于浓郁的香气，只有股子浑然天成的香甜气息，混着血腥味道，让男人有些痴迷。

两条路，苏七七都不想，但这两条路都不接受，显然自己只能选择死了。果然，那个本来还和颜悦色的男人忽然阴下脸说道：

“当然，你也可以选择第三条路，就是死，不过不是爷允许死的，爷会把你的尸体一丝不挂地在军中挂三天，然后再把你一丝不挂地送给你父皇母后！”

这些年打仗，乌衣巷死的人多了，好多人死的时候也没件遮体的衣服，被人拾了丢在牛车上，拖出去往乱坟岗一扔，一世的是是非非全都了结了。麻木的苏七七倒不在乎被光着身子挂在军中，但听到把自己一丝不挂地送回给父皇母后，七七一个激灵，皇后姨母是送自己来与三皇子和亲的，怎么三皇子那个畜生会将自己送给眼前这个畜生，自己不能这么便宜了这些畜生！

男人看七七眼里有了光彩，凭他敏锐的感觉，苏七七是个贪生怕死的人，如果真是节烈的人，早就有咬舌自尽这一类的举止了，但苏七七没有，就证明她根本就怕死！

苏七七嘶哑着声音问：“帅爷，在答应之前，我能不能问一个问题？”





男人看着七七好一会儿才道：“可以，但爷不一定回答你！”

苏七七才小心地问：“我是大岐国的公主，你如此待我，就不怕两国再交战吗？”

男人听了哼了一声，然后狠狠地捏着七七的下巴道：“真是太可笑了，爷倒不怕交战，不过你的父皇母后好像很怕哟，怎么他们没有告诉你来这里是做什么的吗，据说他们非常疼爱你，视你为掌上明珠，现在大岐战败了，他们又舍得把你送来慰劳我大周的将士，现在，你知道父母是怎么的疼爱你了吧？”男人轻蔑地笑了起来，然后邪邪地道，“不过，你放心，爷会帮他们疼爱你的！”说完松开了手，狠狠推开七七的脸。

苏七七一听总算有些明白了，怪不得姨母后会那么心疼自己，让天雪让出所谓的宫殿、份位，原来是要用自己来顶替她那宝贝女儿来这敌国军营！她那所谓的父皇，为了自己的安危，把从未养过的女儿从民间找回送去犒劳敌人，保护另一个女儿。难怪他不与自己见面，是不是怕自己被敌人折腾死了，阴魂不散会去找他？曾经自己还真以为找到了亲爹，从此不用再过那缺衣少食、猪狗不如的日子了，原来亲爹送她来过比那猪狗不如还不如的日子，都怪自己是鬼迷了心窍，没将姥姥的那些金玉良言牢记在心，现在后悔也晚了。

苏七七所有的路都不想选，有些委屈想哭，但看到男人不耐烦，脸色又变得不善，于是一咬牙道：“好，我选第一条路！”

男人看着苏七七，清冽的眼眸微微一挑，便道：“来人！”顺手扯了刚才脱下来的那件茧丝衣覆在七七身上，七七身上的伤口一触到那衣，痛得缩了一下手脚，但一动，那早就深陷进去的绳索就像剧齿一样地割着她的骨头。两个亲兵抬着一个铜盆进来，盆里有烧得正旺的碳火，虽然在这个大热天放在床边，有点炙人，但七七冰凉的心却能感到那盆碳火的温暖。

男人便道：“爷这人记性不好，既然是奴，就得在身上做个记号，免得你又跑回你父皇母后的身边不认账了。”说完，他从铜盆里取出一只不大，却烧得发红的烙铁，七七一见急得哑着嗓

着叫道：“我不会跑！”

男人不理睬七七的叫声，掀开那件蚕丝衣将那不大的烙铁一下烙在了七七的胸口，一股肉皮烧焦的味道随着一缕白烟在眼前升起来，七七惨叫着晕了过去。

帐外一阵疾风刮过，酝酿了几日的暴雨终于落了下来，豆大的雨点把帐篷打得噼啪作响，那个男人这才满意地松开手。

七七醒来的时候，手脚已经被解开了，那男人正在洗手。七七等那亲兵端着铜盆走了，才慢慢地爬下床，将自己的亵衣捡了起来，忍着痛，胡乱地套在伤痕累累的身上，却不小心碰到了自己缝在衣袖里的玉牌和装毒蜘蛛的袋子。

摸着那袋子，七七尽量让自己痛得发抖的身体显得镇静一点，却听那洗完手的男人淡淡道：“自己把你弄得脏兮兮的床铺收拾了，爷晚上回来的时候再见得着你那些污七八糟的脏东西，后果自负。”

七七一听让她收拾床铺，正中下怀，男人满口侮辱她的话，她都没听得清楚，急忙身形不稳地扑到床边。男人见了哼了一声道：“真没见过像你这么下贱的女人，对床倒是情有独钟！”

七七才想到自己刚刚在这上面受尽了侮辱，转眼又这么麻利地扑了过来，确实有点情有独钟了些，不由放慢手脚，默默做事。等男人走了，她才迅速地把那军用的床单扯了下来，正好有人送来了新的床单及被褥，七七忙接过来，顺带看了眼那男人。那男人居然很眼熟，像是在哪里见过。

罢了，那和自己又有什么关系呢？做完手上的事情，她怔怔坐在床上，摸出衣袖里的玉牌，在帐篷一角蜷起身子，思绪飘得很远：没进宫的时候，自己住的地方叫做乌衣巷，在桐城的西北，桐城是大岐皇城，桐城里的人分三六九等，最下一等人一年四季穿黑色的麻衣，住在乌衣巷中。

想到这里，她鄙薄一笑，对一个生在乌衣巷里的人来说，尊严算什么？眯了眯眼睛，那条长长的乌衣巷，那段长长的岁月仿佛又在眼前活了起来。

A decorative black and white illustration of a flowering vine with leaves and blossoms, positioned in the upper right quadrant of the page.

第一章

乌衣巷里

苏七七十岁那年知道，自己待的地方叫做大岐皇朝，大岐最漂亮的女子是天雪公主。

那时候，她还竖着总角，每天最大的乐趣就是去乌衣巷尽头的一家卖家酿老酒的铺子，给姥姥买她最喜欢的桂花酿。

每当这个时候，卖酒娘子就会打趣她：“我们七七越出落越漂亮了，我看也不比那个什么天雪公主差。”

她便睁着乌溜溜的眼睛问：“天雪公主是谁？”

卖酒娘子就会说：“天底下最漂亮的是我大岐皇朝的天雪公主，不到十岁，各国求亲的皇子权贵，把宫殿门槛都踏断了！”

那时候她也不懂什么叫公主，什么叫皇子权贵，但是她看着卖酒娘子闪光的眼睛，艳羡的神情，心想，那些一定都是很好很好的吧。

她从未想过自己会和这些人，这些事情搭上关系，如果没有遇到那个男人的话。

那年她十一，照例去给姥姥打酒，打完酒，一向喜欢走墙角的她看见角落里有血迹，好奇且胆大的她不但没有尖叫，反倒沿着那血迹找了去，不久就在一个角落里发现了一个男人。那男人长着一对清亮的眼睛，穿着高贵，明显和乌衣巷里的男人不一样。七七只一眼就发现这男人受了重伤，他嘴唇乌黑，面色惨白，衣衫上沁出了一大片血渍。

姥姥总是告诫她莫管闲事，所以七七一见之下，就准备溜走，这时，巷外传来一阵凌乱的脚步，却听有人大声道：“大家往这边搜搜！”

男人眼神中有了丝绝望，从腰间扯下一块东西丢给苏七七，苏七七见那东西虽不大，却碧绿得晶莹剔透，知道这是好东西，便会意地对那男人点了点头，冲出巷子对赶来的人说：“差大哥，刚才有个满身是血的人往那边跑去了，好吓人啊。”

那群衙役哪曾想一个小孩子会骗自己，忙往反方向追了去。

七七返身回去，给那男人指了指路：“这条路我经常走，你看到一个女墙后，翻过去往左有个草垛，草垛后有条路直通河边，你趁晚上就可以逃走了。”



男人意味深长地看了看眼前这个市俗的丫头，这孩子年龄不大，但做起事来倒比大人有心眼。

那男人顺手拿了点银子丢给七七，这才沿着她指的路跑了出去。等他彻底走远了，苏七七摊开掌一看，只见是一块绿莹莹的玉牌，生出无比璀璨的光芒，玉牌下还缚着一条极简单的红色丝绦，七七掂量了下银子，特意又跑去给姥姥买了点下酒菜。

其实七七一点都不喜欢神经兮兮的姥姥，本来不大的屋子，到处都被她搁置着瓶瓶罐罐，那里面全装着让她毛骨悚然的毒虫。姥姥每天都在那些个瓶瓶罐罐中掏弄着，家里吃穿用度都成了苏七七的事情。实在是到了断顿的时候，姥姥才肯将她的瓶瓶罐罐拿出一瓶让苏七七卖给药铺子，每次倒能卖个不错的价钱。如果不是看这些东西可以换银子的分上，苏七七早就把这些东西扫地出门了。

有时候七七也会眼望星空，问老天，为什么别的孩子有爹娘，而自己只有这么一个奇奇怪怪的姥姥？但是，很快她就会在星空下睡着。很多事情，问了也没有结果，不如不去想。

像她那样的人，什么都不重要，重要的只是活下去。

那日，她带了额外的烤鸡给姥姥，姥姥先是起疑，问从哪里来的钱，七七只说是自己做织补赚的，心疼姥姥，特意加菜。姥姥也并不多问，美美地拎着酒菜在一旁吃了起来。

七七看着她吃东西的样子，莫名地笑了。正笑着，忽听院外有人道：“大周国对大岐国宣战了！”

又有人道：“是呀，听说这两天都在收捕奸细，抓了好大批，城头杀了不少！”

苏七七有些好奇地对姥姥道：“姥姥，外面有人在讲，大周对大岐宣战了！”

姥姥怪笑道：“真好，打了，打死他们，把他们统统打死！”

苏七七不明白姥姥嘴里的“他们”是指谁，这些事离她非常遥远。姥姥吃完后，照旧捣鼓她的瓶瓶罐罐，这日不同，姥姥竟做出了一个异香扑鼻的小东西。

她看着姥姥神神道道地对着一个盘子念念有词，盘子里面放着